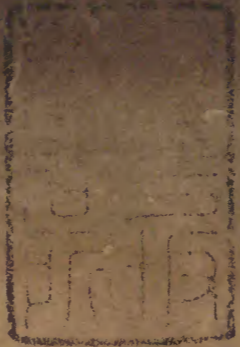


吳正谷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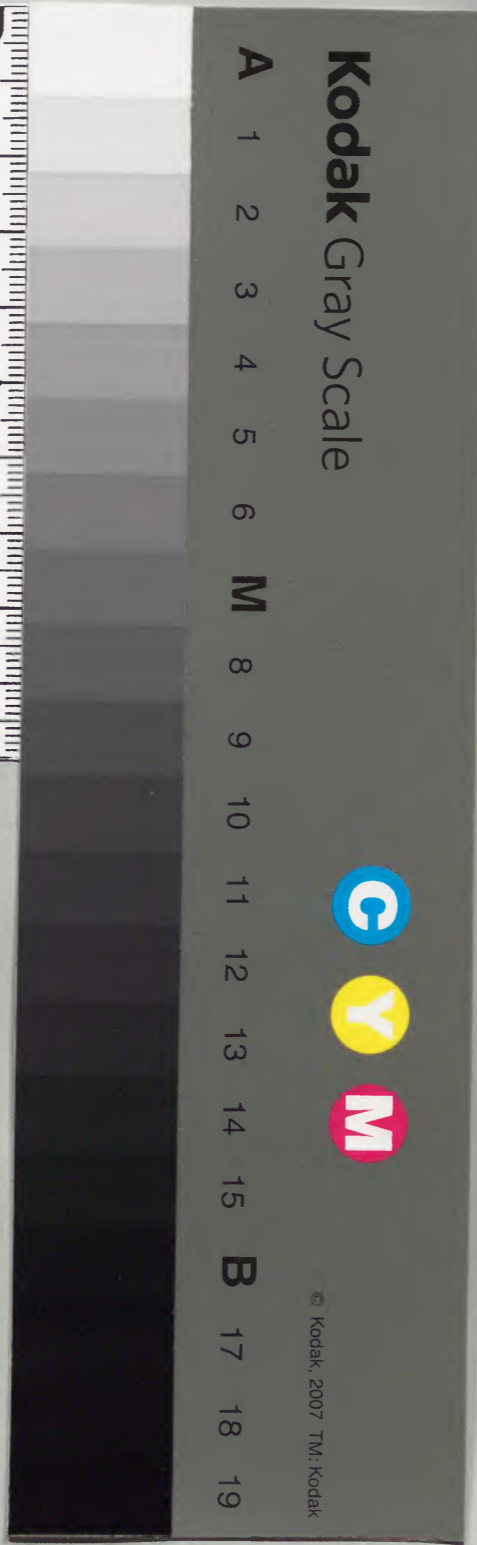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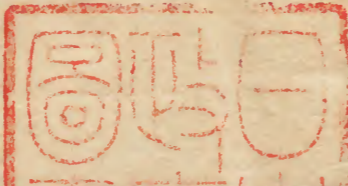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二	一	漢
函	冊	架	書
廿	三	五	類

致書 五ノ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565	
冊數	3	(1)	
函號	301	52	





醫略正誤序

予友石泉子藏器博藝而鵠袍數奇縉紳先生
 多愛惜之中歲慕許文懿公以儒業醫取內經
 諸書咸究厥旨久之渙然有得乃著醫略正誤
 二篇抉摘瑕璽用心良苦其正發熱之誤尤為
 精覈間出淨稿屬予序之予閱之乃依而嘆曰
 醫書在秦漢以前無誤也歷代名醫相繼發明
 之亦無誤也奈何醫書多古與季世醫者或懵
 焉而誤或鑿焉而誤病者其心而受誤於是誤
 之弊承々矣於齊威王有疾文摯曰王疾得木

怒當痊摯不能履登王床王大怒殺摯疾乃痊
夫激怒以愈疾立法之巧也舍生以激怒用法
之誤也夫誤用立法之意其愚乃至於殺身矧
證治俱誤而薦毒以殺人不尤可哀乎然予於
此又竊有感焉晉周益公當國不作聰明以養
和平之福晦翁寓書劉子澄曰如今是大承氣
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為害恐無益於病爾
夫晦翁欲用瞑眩之藥以收撥亂反正之功其
憤世嫉邪之志可謂壯哉雖然瞑眩之藥抑豈
宜輕試使其元氣如曾之靈光則一劑承氣即

一匕神樓矣苟或元氣越洩邪氣結轡而誤用
瞑眩之藥恐尤害之幾間不容髮是故王允誤
用瞑眩之藥於郡鳩燃臍之日而漢鼎震搖不
可收拾李訓誤用瞑眩之藥於海榴甘露之秋
則果愚決而唐事去矣曾謂益公不此之虞乎
嘻難言哉予嘉石泉子正誤之論而感慨咎人
醫國之異同輒綴此說以為族醫之告蓋欲使
之憬然而變通毋或執焉忌焉庶幾石泉子正
誤之意不孤也
嘉靖乙巳六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
司右布政使致仕前奉

勅提督陝西河南學政清江教英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醫略正誤序

夫醫之治疾猶儒之治人事異而理同也雖
有大小廣狹不同其為及人之功則一也然
血氣虛實溫寒殊方時勢理忽寬嚴異體劑
量緩急各有所宜一或誤焉其為害均也可
不慎哉々々々吾李石泉子自幼業儒以
奇疾從東陽盧康夫氏遊蓋亦有年乃得盡
盧氏之術愈疾而歸益肆力醫學推以及人
隨施輒効遍究方書痛懲時謬作為正誤一
書是非疑似如指諸掌予得而閱之慨自上



古百草嘗而醫道興神人尸之因疾投藥初
未始有方也自是而後代多哲人異士妙悟
神契始原疾著方據方療疾亦未嘗有誤也
然方之著弗能以盡其變疾之變弗可以執
其方後之人各出已見又從而增損附會自
著為方焉而誤斯作矣誤以傳誤于是始有
弗對證之藥而傷生害人多矣是豈醫之病
哉此正誤之所由作也雖然醫亦難言也醫
之誤而可以是非正耶昔許胤宗云醫言意也
思慮精則得之吾意所解口不能宣郭玉云

醫言意也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
言是皆謂醫之難言而弗輕於著書正誤之
作無乃易於言與噫弗然也亦猶夫治人焉
彼弗輕言以著書者慎於立法也此必明言
以正誤者切於救弊也要皆有功於醫其意
之所得亦從可知矣誤之正奚容已哉予固
弗良於醫者因治人而差有所得焉石泉子
治入之道雖未之試則已有得於醫矣茲拔
干主司上干春官試于
明廷錄于天曹行將有民社之寄舉而措之有

地矣幸執此以往其亦毋誤焉可也

嘉靖乙巳秋七月既望新喻竹間草亭居士簡

霄謾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醫略正誤目錄上卷

醫略正誤藥論

正脈診之誤

正以感冒發熱藥作傷寒治誤

正東南痰火等疾藥作中風感冒治誤

正火熱諸證作寒治誤

正不明經絡及攻補偏行之誤

正製方用藥之誤

正升麻柴胡藥用之誤

正人參黃芪藥用之誤

正飽食晚食過暖之誤

醫略正誤目錄上卷

正證治差謬遺禍無窮之誤

正用二陳湯劑之誤

正治病不求其本之誤

正痘疹解毒補虛後期之誤

正滋陰壯陽補益偏行之誤

正泥古今方藥之誤

類編大人熱證正誤

叙次熱證綱領

醫略正誤槩論卷上

○正誤概論

清江 李象 撰

一醫之為道病者之安危休戚繫焉古術於此為重而今流為至輕孫真人曰為醫不解陰陽五行經方周易不足以言太醫又曰如無日夜行動成顛躓朱丹溪曰不讀四書無以窮格物致知之理則弗能以為醫況不本素難乎今時率檢古方應病不知素難為何說間有別立方者又不審夫監制忌宜奇偶配復之義昔羅謙甫引或人云明醫不如福醫曰言福醫者流不

精醫脈不觀諸經賴以命通運達為醫病家輒
或曰其偶爾而遂信其平生且云福醫者但能
福於渠者也安能消病者之患焉世不辨此而
委命於庸醫之手至於傷生喪命終莫能悟此
惑之甚者也王海截曰哀哉庸夫以衣食迫以
口舌爭視學業如仇讐專妬忌為能幹誤人性
命恬不知恤甘為忍人不顧陰理其教之有所
失耶抑時世之俾然耶抑疾者之不幸而有所
自致耶二公之論良可悲夫嘗聞醫者有恒言
曰吾無賴于書無能於論但能捷於治効耳嗚

呼此豈仁人所忍聞哉夫為輪扁者得諸心斯
應之手况業之至精至微者乎俾嘗苦心積歲
師友名家而於諸書靡不精研故能妙應無方
昔李東垣治一小便不通技窮而歸思至夜分
至宿內經陰陽生化之旨遂攬衣而起曰吾得
之矣隨往治之得愈張子和治一貴人妻病恍
惚不痊而去藥用術以敲響擊朴之法治愈綠
取內經驚者平之之說黃子厚及諸醫治一小
兒泄利不止而技窮不寐夜分讀易全書至大
氣鼓動枕珠之說遂悟百會灸提之法次日往

治之立愈使諸公素無所蘊于中而徒苦思窮
日夕則亦何有於妙應何有於治効哉况無稽
古文無精思者乎故書曰自得之則居安資深
取之左右逢原者也今于素難等書或艱于句
讀或病夫王註幾何其能為醫也哉先大醫固
嘗有論王註之誤者蓋嘗潛心歲月洞察精微
故能燭見王註誤處如昔人謂非國語者蓋嘗
潛心於國語以故能為非是處也豈如今昔居
然大言廢置者哉丹溪嘗曰讀素問者通其所
可通缺其所可疑醫者果能遍通悉究而歸萃

於滑氏之類鈔丹溪之糾略越人之問難以遂
及夫劉張朱李諸家之粹如士人治經以遍及
于諸子斯可矣俾士人不治經醫不治素難可
乎予嘗深慨懵師之迷其於諸證惟大人小兒
發熱一證尤為謬誤後閱王節齋公著論蓋感
于中乃欲採摭諸家以為治例一篇然既不敢
以淺陋窺高明亦不忍以越人邈視秦人之肥
瘠爰條例諸熱證治方論并摘目前謬誤數條
以例其餘或採諸家之粹或申一得之愚間有
就問學醫之槩於予者予欲慎其迷誤故以是

應之因目之曰醫略正誤非為明者道也

○正脈診之誤

夫脈理不明于指下而率意以應人今昔之弊
久矣醫者每宗脈訣而忽脈經間猶不能以至
定者况脈之諸體乎叔和嘗謂脈理精微其體
難辨謂伏為沉則方脈未乖以緩為遲則危殆
立至况有數候俱見異病同體者乎昔人有患
脈經條緒之多者丹溪曰人之生命至重非積
歲月之功不能診候豈六代時高陽生數語之
脈訣偽托王氏之真經能盡無窮之病耶朱晦

翁嘗疑脈訣鄙俚則叔和真經尚未能顯於其
時也惜哉今必以脈經為主而參之以滑氏之
樞要崔氏之四言以傍及諸家之要斯可矣雖
然東坡嘗云吾每遇疾必先告醫以所患而後
以脈證之庶中醫治疾已得半旨時人以脈困
醫者又焉知昔人始之以望聞問語而後叙之
以切脈也哉

○正以感冒發熱槩作傷寒治誤

一傷寒立名蓋以四時之氣惟冬寒為其厲書
曰此病多於辛苦之人得之君子固密蓋以辛

苦之人涉冒風霜衝在道途故也槩惟冬至後
至春分前得之者為真每見今之醫者病者處
凡煖燠之室或有四時之感間遇濕熱之證率
皆指為傷寒且春溫夏熱秋燥三時之異豈可
例言為寒故盧穀菴曰名不正其可言治乎若
仲景之書專以冬時即病立法其與三時之患
並無相于夫三時之患既無傳經又非合併亦
無兩感今專門者率多誤此間有真傷寒者况
又不諳仲景真經為何物槩以偏門方論擬作
仲景處治又不知夫或感或傷或中之說有感

有傷有中感冒者在皮毛為輕傷者兼肌肉穢
重中者入藏府最重如風有感風傷風中風暑
濕亦然皆當分表裏輕重治各不同其間至而誤以先後感冒為
兩感而竟不知夫表裏臟腑之義者嗚呼叔和
所謂冤魂塞於冥路死屍盈於曠野痛哉

○正東南痰火等疾槩作中風感冒治誤

一今之病氣厥痰厥氣虛或猝倒失跌條忽之
間口眼歪斜攣拳不語偏枯痿弱等證率用中
風處治往往日入深重或至淹延歲月伏枕不救
者有之緣以痰氣之疾誤作中風治也人之病
此多由耽嗜酒肉厚味又或思慮憂悲氣體虛

弱痰疑氣滯當用開痰行氣等藥活法處治又
 有一種夏月暑風猝倒類中風者亦有稠痰痲
 熱病類外感狀者但只認病不差必多全活若
 西北方人病偏坐此其與東南濕土痰火之證
 自不同科一如此篇之後得附諸方蓋以病候
 不多勢為危急遂備採用非如前篇
 傷寒雜病各有專門條列緒論雖然此亦不
 足以盡良方也要之明者推類製用可也
 一昏迷卒倒不省人事欲絕者先用皂莢末搥
 紙燒煙薰入鼻中有嚏可治隨用吐痰法將皂
 莢末五分半夏製二分白礬三分為細末姜汁
 調服無嚏不可治 或用皂角末於鼻內吹之

一因氣中卒暴以滯湯化蘇合香丸乘熱灌服
 一口噤不省者用細辛皂角各少許為末以蘆
 管吹入鼻中俟噴嚏少蘇然後進藥
 一方稀涎散猪牙皂角四條去皮弦炙黃
 白礬一兩 藜蘆五錢 每服一二錢一云
 七八錢溫水灌下多少量病輕重服之
 一氣體壯實飲食厚味膠固鬱閉連日不便者
 可用通膈丸下之

五靈脂一兩 青皮先末
 巴豆全用十粒

右滴永搗至可丸大人菘豆大一二九小
兒米粒大一二九量虛實加至四五九王
海藏曰若合夕年久愈佳中有痰涎綠水
相混不能施化亦曾加至十九十五九九
有下證以此方用之妙

一瓜蒂散

瓜蒂炒

赤小豆各等分

右細末香豉一合水盞半先漬之須臾煮
作稀粥去渣取三分之一和末一錢頓服
之吐少加得快吐乃止如病虛者不可
吐凡吐時須天氣清明午前已間行之晦
日難得吐也先令病人滿夜不食卒暴

一附備急丹

青黛三兩

芒硝二兩

白姜蚕一兩

甘草四兩

右共為細末

用鴈月牛膽汁盛藥於中懸於背陰處四
十九日日數多尤妙取出藥如此小麥腮
喉痺用皂角子大塊研碎為末以竹筒子
吹入咽喉內愈

附方治咽喉腫痛氣息難通

硃砂少許

白礬皂子大

硝石四兩

巴豆六筒去油

黃丹五錢

右為細末吹之

者不拘若吐不止用射香解藜蘆瓜蒂
二物葱白亦解瓜蒂白水甘草葱解之

附喉痺透巡不救方

皂莢去皮弦生半兩為末細筋膜點少許
在痛處更以醋調糊調藥末厚塗項
上頭更使破
血出立塞

又方

瓜蒂

一兩炒黃色瓜
黃熟脫落者佳

右為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九服此藥須
量入虛實用之用酸薑汁調下以吐為度
如不吐再用熟薑水投之如更不吐或病
甚者加芫花末半錢立吐

又吐法

用蘿蔔子半升搗和漿水一碗
去渣入少油與蜜溫服或用蝦半斤入醬

葱姜等物水煮先喫蝦後飲汁少時以鵝
翎探吐其翎須先以桐油浸又以皂角水

洗晒待乾用若瓜蒂藜蘆等藥不須探法
自吐此輕劑量行吐法者也

一墜痰丸

能利痰從
穀道中出

風化硝

枳實

麸炒
黃色

黑牽牛

取頭末各
五錢一左

黑丑

生白礬

猪牙皂角

去皮弦耐炙
黃各三錢

右細末蘿蔔汁九梧桐子大每服四五十
丸白湯下雞鳴時服先見糞後見痰有貝

錢母三

一控涎丹

治病狀如癱瘓并胸背手足頭
項腰膝隱痛筋骨牽引鈞痛時

時走易乃是痰涎在心胸上變
為此症或手足冷痺氣脈不通

甘遂去心 紫大戟去皮 白芥子各等分

右末糊丸梧子大每服食後臨卧淡薑湯

下五七丸至十九丸痰猛加丸數小兒驚痰加硃砂熱

痰加盆硝寒痰加丁香胡椒桂

一透羅丹 皂角酥炙去皮 黑牽牛微炒

巴豆去油研 杏仁麵炒黃去皮 大黃一兩紙裹水浸

慢火焙乾 右細末生薑自然汁為丸梧子

大食後至湯下三十九丸破堅積結聚寒熱

兼用之藥也元戎方中有半夏一兩皂角多一兩無酥炙杏仁巴豆俱

六十 已上諸方蓋為初病暴作時各隨選

用以備急耳至於痼病調治自有專門條

例茲不備述已上諸方於小兒急慢驚風痰火等症俱可選用

○正火熱諸證作寒治誤

一內經五運之行火熱居二又五臟之中五火

易動故曰濕熱相火為病最多河間原病式發

明證治最為詳盡天地間不可一日無此治法

也故曰火旺致病者十居八九今人一切蘊蓄

熱證及九腹痛氣痛頭疼瀉利喘咳種之諸作

往人便認為感為風為寒而醫者懵者懵然又

每從而和治之誤亦甚矣至有真病寒者此須
病者明知感受之時之地切不可想像億度相
安於謬妄也

○正不明經絡及攻補偏行之誤

一老人年七十餘偶患小腹中積氣橫直如梁
仰睡不便側卧差可飲食減而無味每九日所
食物至四鼓時口中一一氣味擁出上升一番
自頗知醫調治不愈遂別求醫人與蓬朮等行
滯之藥病益甚夾旬餘召予治之曰詢病情意
以飲食之餘作惱果然脈息忘之曰語之曰高年體

虛重為攻擊恐傷元氣然痼滯不行為病滋甚
但書云遂敗養新攻補難並今以積滯有形癥
瘕之類蓬朮等劑似不可廢但不宜於專用耳
遂為日進調養中氣之藥以為湯餌別製消導
如蓬朮等丸以為緩治此亦攻補並行不悖之
意也亦養正積自除之微意且詰之曰諸味至而四鼓時
上升而他時安靜者醫者何說也老人曰曾詢
之未有對正欲質諸予曰手足經各六共為經
絡十二以司臟腑以應十二時四鼓丑時大陰
脾經專時也脾陰受傷運行不壯食難消化脾

經陰火并挾寅鄰三焦相火之邪乘虛泛上遂使日中餘腐隨火上升故也若直行攻擊既妨老病攻補並劑又正滑公所謂混沌湯者殆將無益而有害矣予既為行滯等藥量加蓬朮以為丸又為調中益脾扶衰養正以為湯治之殆夾旬獲全安設不審夫經絡而偏為攻擊誤亦甚矣

○正製方用藥之誤
一凡治病諸藥採之有時產之有地新故有宜烹煎有要脩製有法若悖此五者則無恠乎疾

之難瘳也昔羅謙甫治一疾不痊病家疑藥證之未對羅為審視已真自信其方不悖遂專用之竟莫効既而悟曰此等品味非採不以時則產非其地徐為自擇精辯之仍前方服得全愈彼粗庸者藥圓賤輕方仍和劑其有能自撰方者又多混雜無章易簡無法不知一藥數能伸景精專之妙而品味堆駝動經數十正滑公所謂混沌湯者此皆中無定主外圖倖中是誠所謂廣絡原野冀獲一兔者耳又凡病家烹煎藥物多委童婢水火未調生熟無節藥確偏細其

弊有弗能盡述者子間遇疾烹藥雖內人亦擇
付謹厚者監視之俾毋暫離去斯飲之庶見効
益速矣

○正升麻柴胡藥用之誤

一東垣多用升麻柴胡升陽益胃之名盧穀菴
曰北人陽氣多陷服之則宜南人陽氣多偏誤
服招禍其誤服云者意亦有當服時但當慎而
不可誤耳至虞恒德作正傳則曰地不滿東南
土氣下陷脾胃之氣不升則升柴尤利於東南
且謂參芪等補劑若不以此提之未由能行於

經絡愚嘗以內經列五方之論風氣異宜誠難
槩視故曰北方多寒南方多熱江湖多濕嶺南
多瘴雖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治例雖同然偏勝
則異故節齋嘗謂南北所用辛熱忌宜治病用
藥當識此意又曰南方地卑多濕火熱相搏鬱
火炎上陽氣多升故南人得病率皆胸膈痰涎
壅塞居多故升柴等劑與諸風升之藥誠不可
多服而補中益氣等劑誠不宜輕用愚嘗往々
驗之病多類此每見服此多致滿悶豈恒翁所
嘗治者每多下陷所宜者耶又參芪并溫助火

之性借助升柴上升滋其故南人上氣虛者借此引用十百居一且凡肺氣之虛鬱遏反勝便為火矣故升柴之劑苟非用於解肌發表與夫泄痢下墜調經升散等症之宜而泛用於虛人痰火之際誠不可忽易若北人虛損合用升柴以升補之若以南人果多膈滿等候而動必俟此以助參芪此愚未之信也又見偏門專小兒者每值小兒驚熱等證率用升柴以為解散然火熱上盛又復升之致使痞隔煩蒸往々不救者有矣恐還當以北用多宜南用多忌為定論

也

○正人參黃芪藥用之誤

一節齊謂近世治病但見虛證便用參芪屬氣虛者固宜若是血虛豈不助火而反耗陰血耶又曰血虛誤服參芪等甘溫之藥則病日增服之過多則死不治蓋陽旺陰消之意也虞恒德則非之主引陽旺乃能生陰之說且曰血脫益氣古聖人之法也血虛者須以參芪補之陽生陰長之理也但言惟真陰虛者將為勞極者則參芪固不敢用也竊惟仲景用入參以入血藥

以爲陽旺乃能生陰之說此誠醫家之秘旨仲
景之神機蓋絕倡前人未盡之妙者也然每驗
諸虛損病情率多咳嗽痰火血衄微熱瘰癧熱脉
數等證上升之火誠爲陰虛陽旺之義也又本
草曰人參入手太陰肺金能補火邪使驟焉用
此則上升之火真如縱火澆油也其禍可勝言
哉使恒翁以血虛者爲必俟此愚竊以爲血稍
虛者則因無俟於此若虛甚而脫血者便爲已
上炎燦勞極諸證夫果必用此乎抑別有等血
虛輕小之病然後爲可用乎緣仲景之意非爲

血虛損甚等病立說若病候至此誠不可驟用
也又恒翁云氣虛者氣中之陰虛也治法用四
君子以補氣中之陰雖然陽中有陰本草亦云
沙參補五臟之陰但昔人製四君子湯正爲補
陽設也今以此方爲補陰不知更以何方爲補
陽哉至引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爲主爲證又曰
陽無所依而浮散於外非參芪以收耗散之氣
不可夫以產婦血既耗多氣亦疲憊暫焉虛損
用之誠宜然不離於血藥兼濟而尤賴於炒焦
乾薑以從治若以此證例治已上虛證則誤人

多矣故曰氣虛補血雖無益而無害血虛補氣則無益而有害矣雖然參芪夫豈終為廢置而不可用者哉大抵病審可慮而未危虛損而未憊二者之間裁度用之斯可矣若暫用於稍虛等候亦當以血藥兼輔此又在夫圓機應變之人也然須更審病者相宜與否若少覺病進又須間用二陳等降劑輕重多寡以平之此即行舟家輸檣羸檣之法也邵子皇極書曰元氣統於腎昔人嘗有秘妙或用參芪於滋陰藥內正為此耳蓋以金水二臟為生化之原欲其互相

滋益又醫云母能令子虛又或用於調中養脾藥內使土旺而生金是也子嘗慮氣血兩虛之人擬進參芪者每於滋陰藥內共和為丸使居下部徐而化之既不失夫陽旺陰生之義又不蹈夫痞滿助火之非此正元氣統腎金水生化之微意也至有動以參芪擬如毒物而槩焉廢置不用者又斯弊矣恒翁又曰陽常有餘陰常不足陰陽二字非直指氣為陽而血為陰予不知氣血之外更以何者為直指乎四體百骸五臟六腑謂非氣血為之者可乎雖然恒翁固亦

老成于醫者也予姑記此以俟明哲就正焉

○正飽食晚食過暖之誤

一凡病者務須痛節飲食時人往往以病不能
食而強食或能食而過飽殊不知凡病之來每
因脾胃欠調乘間而依無分內外之傷但邪氣
既留中氣益弱須節飲食使不傷脾助那可
矣况元氣從虛中生老子曰虛極靜篤以觀其
復譬之簇火家云火要玲瓏則氣機升發若中
為拍塞則火遂滅矣又內經曰日西陽氣衰氣
門乃閉昔孫真人諄之戒人晚食此也病者往

往誤此其害有弗可勝言者間有非飽不睡之
人享年益高者何哉蓋天生元氣健行弗可擬
創設能於此益謹則益引年未可量矣又凡病
者猶須痛絕厚味蓋魚肉酒麪一應甘溫增邪
助火故古人有茹淡之論豈值節少益食為茹
淡哉蓋謂清菜素食藥薄滋味為淡耳又謂瘡
瘍家食肉是自棄也昔丹溪謂孫真人治厲風
數人無一愈者而某治二三皆獲痊豈真人無
術哉蓋某之治者貧而無味賤而無欲真人之
治者則反是也又嘗為諸家視疾其審脉辨證

認治已真然發表攻裏熱作如昨豈以藥證之
未對而疾疾之入深耶繼而屢見愚庸或曰患
者少覺思與不察時宜輒為過慎厚加衾服日
益煎熬致使輕病至重今病不起者有矣又况
習俗痴惰動以番三凍九之說日循流弊而不
知變者亦可慨矣今為慈父為孝子者合以丹
溪養老慈幼篇論常置座隅日顧視之斯可矣
故晦翁曰慎言語節飲食養德養身之切務也
旨哉

○正證治差謬遺禍無窮之誤

昔人論醫曰非素問無以識病非本草無以辨
藥非脉經無以診候三者備具斯可以為醫矣
苟值一證未審病原未辨藥性未諳脉候揣摩
億度僥倖十一藥餌謬施病情屢變輕病致重
之病致死者多矣今舉一二以例其餘一中年
人素病疝氣胞囊腫濕歲時作輒復雖治愈但
囊濕不除一日忽病心胸冲掣頓挫蓋類疝仲
而實非疝仲也其候覺如上升之氣自腿膝部
分上至小腹駁々而上冲掣心間此蓋疝氣病
原肝火上升理宜降抑醫以為虛誤用補中益

氣數劑上升之火益挾參朮升柴等藥病日滋甚遂用芩蓮梔子青皮知母黃柏等降火寒涼擬千百服間又自服滋陰養血等劑俱無克効伏枕四年醫如傳舍然中氣素強食飲如故日進猪肉猪肚無間但冲掣不寧連身攢接自云苦甚召予治之診其脈六至而弦帶滑予以上升之氣中挾相火初病宜瀉而誤用補然寒涼之藥積習多年何火不降竊憶王安道沉寒痼熱之說而思內經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則補陰以制火固其宜也然屢自服滋陰不効况日夕

未寧無分偏重則又似非陰虛陽旺者例益思其義寒涼既多中氣愈弱正合所謂正氣虛者邪滯著而不出若不補氣何由行又况火之為病古人有謂陽火陰火實火自宜分別彼病在氣分并日中已前而作者陽火也設在血分并午後暮夜而作者陰火也若遇熱暴病為有餘之實久病損乏為不足之虛又曰實火可瀉虛火可補當看何經又曰尋火尋痰而治今以病經歲時果實火邪抑虛火邪况肉食助火虛火之中又增壯實書曰膏粱之變饒生丁火

治病至此夫豈庸俗所可同日語哉然病者少
嘗虛症頗知藥餌自疑病誤服參芪峻拒予
言不納殊不知氣體不克運行不壯食肉既多
壯火食氣上升之氣隨其呼吸冲掣不寧陽火
益升陰血益弱須氣血兼滋尤當審視偏重設
或病久補氣火邪易升又須間服降火等劑兼
行茹淡禪無助火此虛火可補實火可瀉之奧
旨也譬猶行舟落檣家所謂輪檣羸檣之法是
也此特其槩略也要之權宜之法尚任圓機史
記云病有六不治自恣不信醫一也雖然世之

自暴棄者夫豈此一人而已哉

○正用二陳湯劑之誤

一丹溪嘗謂二陳湯下身痰都管着予嘗隨經
引用其應如響時人往往用之不効至欲廢而
不可得者蓋不察夫製方之宜也緣陳皮之辛
而穰溫故用諸補養氣血藥內兼用白穰蓋辛
溫屬補之義也若痰涎鬱結一應等疾須溫水
量浸刮穰盡淨則辛散降瀉之義也今不知補
瀉藥用留白間知去白尤多簡略若未如紙薄
仍存補性又不知古人多用之宜况曰廣曰陳

夫豈雜產新皮新半夏哉又俗以半夏燥而雖汗渴家亦嘗有禁然濁液成痰猶水鹵燧地灰以滲之即温以燥濕之意也須泡製薑炒色如琥珀若血虛者自有滋陰甘寒等劑至而斟酌痰血輕重隨宜治之斯為得矣若血虛其者或用生地黄搗汁浸若無汁者更須生黃漬水拌製又或為麩既解偏燥尤便小兒每見視如毒物而委痰疾為廢癘者謬矣又甘草之佐則有二焉若新病者肺氣壅遏則用生草以併瀉之若久病氣虛則用炙草以輔治之恐陳皮之辛

散耗氣也此虛實之分監制忌宜又方外不刊之秘旨也若不別此則雖日為湯劑殆無益矣

○正治病不求其本之誤

一婦年六十餘久患中氣損甚日食僅茶甌強而復進大便如魚腸略無糞狀異時又治一男子年五十餘宛如婦病便溺俱同間略見糞少許男病于冬而婦病春夏六脈俱數關細弱而微弦婦數尤甚諸醫以脾胃蓄熱者間用寒涼以中氣不足者類用甘温有兼調治者方藥混雜率皆罔効久益疲憊召予診視各目時宜酌

量平和為製健脾胃之劑雖得近効無全功
日為審視診得寸脈男得堅搏而長婦得微瀯
且二脈為勞心傷榮之候非藏氣之平也因思
難經曰母能令子虛火為土母豈心經嘗受病
邪而延及於脾土耶曰細詢之當未病時男若
思慮婦值驚憂隨各為之寧鎮心神調養脾胃
開鬱行痰然治法不無少異者緣驚憂者驚則
神怯憂則氣銷易曰震索之視矍々主治在心
脾而心為重又婦多火正治之外時加涼而和
之男得苦思則思氣結思則傷脾又心之官則

醫門西醫論上

卷

思火土母子更相為令主治在脾結而兼調心
又開鬱行痰之外教令日聆弦歌以助脾運計
日緩治飲食漸增悉皆全愈後婦久之以他疾
卒男獨考終或者問曰便如魚腸何也予曰胃
虛而脾弱日雖強食不能運化如常三焦火邪
但為銷燦精粕而已然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
則一負又徐為之補氣然其溫助火婦非所宜
但為日進心脾歸木等藥男火差可遂為日進
參芪歸木等劑漸次服之俾嘗徒知健胃滋脾
而未察夫心母之原鬱抑之故則雖時日調中

醫門西醫論上

卷

為無益矣所謂治病必求其本者此一例也然
病同候同但病因病情不同而治法亦稍異者
此陳氏三日之說又不可不究厥旨也

○正痘疹解毒補虛後期之誤

一痘疹之候治法多端然其要歸虛實解補先
後治例為盡之矣然治必審於六日之前嘗見
小兒於痘疹之初神清氣羸食少便利形證俱
怯便當從虛滋補而反為解表其或神強便澀
煩痰鬱遏形證俱盛便當從實解毒而反為溫
中又有一種體虛毒重亦當辨認形證隨為解

毒兼行補虛尤當審視偏重緩急醫不致詳而
致誤者多矣今必端然於六日之前觀形察脉
解毒補虛或兼行並治六日以後神醫無及矣
又虛寒二證尤宜別白苟或預冒嚴寒室漏衣
單寒亦有之設若虛證如前所狀切不可誤認
為寒則死生之幾速於反掌然瘡疹既多解毒
之餘又須慮夫氣血不充隨宜量補以資斂實
若用藥之宜槩見丹溪序次設有寒證又須採
用文中方治斯為備矣

○正滋陰壯陽補益偏行之誤

一古人論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故製甘寒等補
陰之劑若稟之原足養之既充則無俟於補否
則昔人有謂補陰之藥自少至老不可缺也時
節齊公因裁酌古方着為定法誠為無窮之惠
也然間有服此而未便者何哉蓋五臟之常肺
苦逆而喜降脾好溫而惡寒若中氣壯者則甘
寒類服固無所傷若脾胃虛寒自妨化納故又
斟酌時宜條為損益量加白朮陳皮以監制之
意亦備矣然乾姜適與寒月相宜若四時增損
於脾虛藥內未若選用參芪佐以砂仁茯苓尤

為滋陰引用之妙若果中氣羸弱則須先為調
治斯于壯實徐為補腎可也故書曰補腎不如
補脾下雖暫虛亦可少回又陰腎水臟惟宜清
涼今服食家率用辛熱壯陽助火煎熬真陰而
種々燥熱之證作矣昔孫真人常著房中補益
之論時有以為採戰之術而刺之者固有說矣
然由斯術者其視服膺補者為何如也夫大丹之
要固非房中之術為能事也然者慾多而艱於
強制勝妾衆而切於後圓者俾但為真人之膏
固而毋於彼採焉則固勝於積習溫熱以為助

者亦補偏救弊之一義也又凡服秋石者僅以
充鹽餌丹砂者止于生用猶之可矣若專修熟
煉以為常服則詩人之刺張籍昌黎之誌虛中
覆轍之戒明可鑒矣然昌黎子亦固蹈之無恠
乎方士之溺人也

○正泥古今方藥之誤

一用古方製今藥要須通變毋鑿毋泥今摘曰
前一二言之彼四物芩滷治血之要也今治虛
家動以甘溫廢置或用至纖微昔東垣用寒涼
治目洗點之外痛戒諸溫然不廢芩滷謂養血

行氣之必用者也沉存中雖嘗述其偏害蓋如
單芩服治頭疼及多用之誤是也又調中家以
白朮陳皮為溫燥不用且脾胃好溫而惡寒濕
苦以燥濕并以養脾蓋兼補瀉之義也不知去
此更以何物為代治哉况本草明著足陽明太
陰專經之藥又云緩脾生津除熱銷痰若兼用
白朮山藥之涼以監制之此涼而能補又土金
母子相滋之義也醫九忌此予每用之至終悅
服而無忌者但內虛而熱甚者或更加麥冬保
定肺氣或先解熱次第調中可矣變通之術在

夫人而已至而鑿為巧者又以蓮肉芡實山藥
茯苓等為末以調中且諸藥於本草不載專經
山藥為手太陰之劑其視白朮為專經者從古
良方未有捨此為主治者設為恃彼而能有濟
吾未之見也又諸醫用竹或茹或葉或汁悉誤
本草淡之一字夫淡竹者對苦而言蓋以凡笋
可食者味甘而淡不可食者味苦而濃今不知
偏方別有一種淡竹其味甚苦其笋不可食又
笋可以治病哉沉存中亦嘗辨之矣又諸採野
菊苦薏用以治目而忽家菊其傷脾損目為害

滋甚又凡用香茹等散以祛暑則可矣內有厚
朴疎瀉之性夫暑傷元氣故云夏用伏陰在內
以陽氣盡發於外也其中空虛故曰此陰字有
虛之義元氣既虛又無積滯何以瀉為若平胃
之名緣以濕滯未行邪盛正微胃不得其平用
此瀉之此方之所以名也又本草云厚腸者蓋
以積傷則腸胃薄今用平之則腸斯厚矣故凡
藥之性有功有能功者効也能者性也其云厚
腸蓋言其功也非言其能也凡病用此其可忽
諸又市易熟黃悉經銅鉄今士大夫猶多昧於

消腎之戒而弗自爲之製則無益而有損矣又
凡小兒脆弱尤宜酌量錢氏用地黃丸補腎以
澤瀉爲引用雖本草亦有滋養之說然利小便
行水其滲泄之嫌與茯苓等既用茯苓未若
監以牛膝枸杞之益陰黃柏山茱之入腎又何
假於澤瀉哉後之名家往往別立滋陰補腎等
方夫豈無意耶醫猶守而不察蓋不知權也又
白朮益黃散等爲小兒例用之藥其益黃方下
有虛寒字則丁香訶子固宜至白朮散下並無
寒字而有木香錢氏每用二方通調脾胃何哉

昔婁居中臨安集言兒本無疾以愛之者害之
也蓋言其飽也又書曰醉飽則火起於胃今以
飽傷脾而火動同也無寒可溫獨不嫌於助火
耶况錢氏謂小兒臟腑十分九熱今猶致疑於
白朮者而於此例用而弗疑謂之何哉雖有青
皮之涼用以制肝熱以一微寒又惡能監二溫
之性乎今雖如白朮陳皮茯苓半夏歸芍炙草
山藥山查薏苡等平調之劑可矣文獻通考載
錢氏方八卷藥證直訣三卷與今本少異則今
本尚未爲全書此等方治又焉知門人閻孝忠

編論錯雜而非錢氏曰時制用之宜者耶觀方
解石膏之誤則可驗矣又傷風下後餘熱用白
朮散以治虛熱止渴夫木香之辛豈能生津又
治慢驚脾虛身口鼻氣俱冷既曰無陽矣又用
枳實湯寒藥治之昔人已疑其誤則此方輩又
可知矣雖然錢氏立論世宗之而無弊誠為小
兒之聖弟守其方而不知權者則不容於不慎
也

類編太人熱證正誤
節齊著發熱論蓋以諸
熱外候雖同而其中實
異世醫混而無別種大
致誤今各分條析
類庶幾所謂界限判然
治法昭若醫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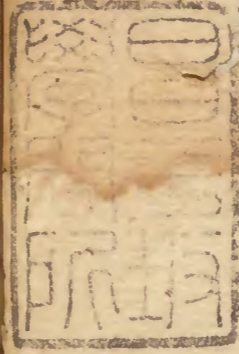
一辨如某熱某證某治酌古
準今自無混錯以誤人矣
叙次熱證綱領

大法濕熱相火為病最多諸熱尋痰尋火而治
緣痰火能生異證故曰火旺致病者十居八
九火衰成疾者百無二三蓋人之有生常主
於動皆相火之所為也相火易動五臟厥陽
之火相扇妄動所謂六欲七情激之其火隨
起素問病機十九條屬火者五河間推廣其
說深契內經之意但有虛實之不同耳
丹溪云氣有餘便是火盧鼓庵曰有餘非充足

有餘之謂乃本氣不足鬱遏反盛而為火丹
溪不曾說得明白使後人竟不識氣火之義
斯言甚足以發前人未盡之旨於虛人老人
及久病之人甚有旨趣故凡治熱病不可不
審然亦有體實氣壯或飲食厚味而致熱者
此又不可以本氣不足槩論之便直謂之有
餘可也醫者但於脉證一上精詳細體驗之
斯得矣雖然脉證亦難矣哉醫者須素定於
胸中詳審於臨病斯可矣

也或目白睛赤煩躁引飲用黃芩等味苦兩
脇肌熱脉浮弦者柴胡飲子

一五臟有邪身熱各異以手捫摸有三法凡熱
輕手按之甚熱重手按之不甚熱此熱在肌
表皮毛血脉宜清之若重按之至筋骨之分
則熱蒸手極甚輕手則不甚熱是邪在筋骨
之間也陰虛骨蒸等證是也輕手捫之不熱重按之不
熱不輕不重按之而熱是在筋骨之上皮毛
血脉之下乃熱在肌肉也據此則熱在藏府表裏輕重淺深藥
可得矣



經曰三陽為病發寒熱

三陽謂太陽小腸及膀胱也九邪在其中

膀胱水則惡寒近前陽明燥則發熱故有往來寒熱也此為三陽之表裏非內外之表裏也

一除真正傷寒發熱及寒變為病俱用仲景正

法外其有四時感冒風寒發熱或積熱內作

者切不可便如時人想像憶度以在暖燠之

室身稱失蓋溫和之時謬指傷寒便用發散

出汗等劑為害非輕今各條列于後醫者詳

之

醫略正誤上終

文化茂

